

郭注莊子

四

在宥

一 駢拇馬蹄肱箠

二十

服部文庫

イ 17

2041

4





117  
333  
4

南華真經卷四

郭象注

久篇

駢拇  
足指

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附贅縣疣出乎形

哉而侈於性夫長者不為有餘短者不為不足此則駢贅皆出於形性非假物也然駢

與不駢其性各足而此獨駢枝則於眾以為多故曰侈耳而惑者或云非性因欲割而棄之是道有

所不存德有所不載而人有棄材物有棄用也豈是至治之意哉夫物有大小能有少多所大即駢

所多即贅駢贅之分物皆有之若莫之任是都棄其物之性也多方乎仁義而用

假



○駢拇

正文一段似視多方于仁義則無用  
多利駢拇之大於人引枝指之多  
於人而無用多甲而此方以無用之用  
為道似不似者如何注別一家之  
清談似不似正文



之者列於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

夫與物真者無多也故多

方於仁義者雖列於五藏然自一家之正耳未能

與物無方而各正性命故曰非道德之正夫方之

少多天下未之有限然少多之差各有定分豪芒

之降即不可以相歧故各守其方則少多無不自

得而或者聞多之不足以正少因欲棄是故駢於

多而任少是舉天下而棄之不亦妄乎

足者連無用之肉也枝於手者樹無用之指也

直性命不得不然非多方駢枝於五藏之情者淫僻

以有用故然也

於仁義之行五藏之情直自多方耳而少者橫復

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聰明之用各有本分故多

足然情欲之所蕩未嘗不賤少而貴多也見夫可

貴而矯以尚之則自多於本用而困其自然之性

若乃忘其所貴而保其素分是故駢於明者亂五

則與性無多而異方俱全矣

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多

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鐘大呂之聲

非乎而師曠是已夫有耳目者未嘗以慕聾盲自

困也所困常在於希離慕曠則離曠雖性聰明乃

是亂耳目之主也枝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

使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曾史是已夫

史性長於仁耳而性不長者橫復慕之慕之而仁仁已僞矣天下未嘗慕桀跖而必慕曾史則曾史

百卷經

卷

向年

曾史

駢拇

駢拇

駢拇

駢拇

駢拇



楊墨是已

夫聘其言辯致其危辭者未嘗容思於檮杌之口而必競辨於楊墨之間則楊

墨乃亂羣言之主也

故此皆多駢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

也

此數子皆師其天性直自多駢旁枝各自是一家之正耳然以一正萬則萬不正矣故至正者

不以已正天下使天下各得其正而已

彼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

物各任性乃正正也自此已下觀之至正可見矣

故合者不為駢

以枝正合乃謂

合為駢

而枝者不為跂

以合正枝乃謂枝為跂

長者不為有餘

以短正長乃謂長有餘

短者不為不足

以長正短乃謂短不足

是故鳧

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

各自有正不可以此

正彼而損益之

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

知其性分非所斷續而任之則無所去憂而憂自去也

意仁義其非人情乎

夫仁義自是人之情性但當任之耳

彼仁人何其多憂也

恐仁義非人情而憂

之者真可謂多憂也

且夫駢於拇者決之則泣枝於手者斲

之則啼二者或有餘於數或不足於數其於憂一

也謂之不足故泣而決之以為有餘故啼而斲之夫如此舉羣品萬殊無釋憂之地矣唯各安其

天性不決駢而斲枝則曲成而無傷又何憂哉

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

之患

兼愛之迹可尚則天下之目亂矣以可尚之迹蒿令有患而遂憂之此為陷人於難而後

拯之也然今世正謂此為仁也

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饗貴富

夫富貴所以可饗由有蒿之者也若乃無可尚之迹則人安其分將量力受任豈有決已效彼以饗



竊非望哉故意仁義其非人情乎自三代以下者天下

何其囂囂也夫仁義自是人情也而三代以下橫共囂囂棄情逐迹如將不及不亦多

憂且夫待鉤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待繩約

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也屈折禮樂响俞仁義以

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天下有常然常然

者曲者不以鉤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

以矩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纏索故天下誘然

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

得夫物有常然任而不助則混然自得而不自覺也故古今不二不可虧

也同物故與物無二而常全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纏索而

遊乎道德之間為哉任道自得則抱朴獨往連連假物無為其間也使天

下惑矣仁義連連祇足以惑物使喪其真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夫

西易方於體未虧於仁尚義失其常然以之死地乃大惑也何以知其然邪自

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

夫與物無傷者非為仁也而仁迹行焉令萬理皆當者非為義也而義功見焉故當而無傷者非仁

義之招也然而天下奔馳棄我殫彼以失其常然故亂心不由於醜而恒在美色撓世不出於惡而

恒由仁義則仁義者撓天下之具也是非以仁義易其性與雖虞氏

情而天下之性固以異矣故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



子義云依字應作癡

斥

不以物易其性矣。自三代以上實有無為之迹，然為之迹亦有所尚也。尚之則失其自然之素，故雖聖人有不得已，或以繁多事易垂拱之性，而況悠悠者哉。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夫鶉居而鷃食，鳥行而無章者，何惜而不殉哉？故與世常冥，唯變所適，其迹則殉世之迹也。所遇者或時有繁夷，禿脛之變，其迹則傷性之迹也。然而雖揮斤八極，而神氣無變，手足槃夷，而居形者不擾，則奚殉哉？無殉也，故乃不殉其所殉，而迹與世同殉也。此數子者，事業不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為殉一也。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筴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二人者

亦在策竹筒長尺許古以爲

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天下惜者生也，今殉之太甚，俱殘其生，則所殉是非不足復論。天下盡殉也。彼其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間哉？天下皆以不殘為善，今均於殘生，則雖所殉不同，不足復計也。夫生奚為殘，性奚為易哉？皆由乎尚無為之迹也。若知迹之由乎無為而成，則絕尚去甚，而反冥我極矣。堯桀將均於自得，居

南華經

卷

注



子小人 且夫屬其性乎仁義者雖通如曾史非吾

所謂臧也。以此係彼為屬屬性於屬其性於五味

雖通如俞兒非吾所謂臧也。率性通屬其性乎五

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聰也屬其性乎五色雖

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也。不付之於我而屬之於

已喪矣故各任其耳目之用吾所謂臧非仁義之

謂也臧於其德而已矣。善於自得吾所謂臧者非

所謂仁義之謂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謂仁義

損身以殉之此於性命還自不仁也身且不仁其

如人何故任其性命乃能及人及人而不累於已

彼我同於自得 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

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

夫絕離棄曠自任聞見則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

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適

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此舍已效人者也雖

矣夫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是

同為淫僻也。苟以失性為淫僻則雖所余愧乎道

德是以上不敢為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為淫僻之

行也。愧道德之不為謝冥復之無迹故絕操行

忘名利從容吹累遺我忘彼若斯而已矣

在百中言善可效之向新云云



馬蹄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齧草飲水，翹足

而陸，此馬之真性也。駑驥各適於性而足雖有義臺路寢，無

所用之。馬之真性非辭鞍而及至伯樂曰：我善治

馬，燒之，剔之，刻之，雜之，連之以羈，編之以阜棧，

馬之死者，十二三矣。有意治之，則不治矣饑之，渴

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楸飾之患，而後有鞭

策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夫善御者將以盡其能也，盡能在於

自任，而乃走作驅步，求其過能之用，故有不堪而多死焉。若乃任駑驥之力，適遲疾之分，雖則足迹

接乎八荒之表，而衆馬之性全矣。而或者聞任馬之性，乃謂放而不乘，聞無爲之風，遂云行不如臥，何其往而不返哉！斯

失乎莊生之旨遠矣。陶者曰：我善治埴，圓者中規，

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鉤，直者應繩，

夫埴木之性，豈欲中規鉤繩哉！然且世世稱之

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

之過也。世以任自然而不加巧者爲不善於治也，操曲爲直，厲駑習驥，能爲規矩以矯拂其

性，使死而後已，乃謂之善治也，不亦過乎！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以不治

之，乃善治也。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夫

不可廢者，耕織也。此天下之所同而爲本者也。守

主板及編木作棧似此曰棧單禾棚



斯道者無一而不黨命曰天放放之而自一耳非黨也故謂之天放

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視顛顛此自足於內無所求及之貌

當是時也山無蹊隧澤無舟梁不求非望之利故止於一家而足

萬物羣生連屬其鄉混芒而同得也則與一世而淡漠焉豈國異而家殊也

禽獸成羣草木遂長足性而止無吞夷之欲故物全是故禽獸可

係羈而遊鳥鵲之巢可攀援而闕與物無害故物馴也夫至

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惡乎知君子小

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知則離道同乎無欲是

謂素樸欲則離性以飾也素樸而民性得矣無煩乎知欲也及至

聖人聖人者民得性之迹耳非所以迹也蹇蹇為

仁蹉跎為義而天下始疑矣澶漫為樂摘僻為禮

而天下始分矣夫聖迹既彰則仁義不真而禮樂離性徒得形表而已矣有聖人即

有斯弊吾若是何哉故純樸不殘孰為犧樽白玉不毀孰為

珪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五

色不亂孰為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凡此皆變樸為華棄

本崇末其於天素有殘廢夫殘樸以為器工匠之

罪也毀道德以為仁義聖人之過也工匠則有規矩之制聖人

則有可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怒

尚之迹尚之迹



則分背相踶馬知已此矣御其真知乘其自然則萬里之路可至而羣馬  
之性不失夫加之以衡扼齊之以月題而馬知介倪闐  
扼驚曼詭銜竊轡故馬之知而能至盜者伯樂之  
罪也馬性不同而齊求其用故有力竭而態作者夫赫胥氏之時民居  
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民能  
已此矣此民之真能也及至聖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  
形縣跂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踶跂好知  
爭歸於利不可止也此亦聖人之過也其過皆由乎迹之可  
尚也非聖人之過也

囊

胠篋

將為胠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為守備則必攝緘滕  
固扃鑰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然而巨盜至則負匱  
揭篋擔囊而趨唯恐緘滕扃鑰之不固也然則鄉  
之所謂知者今乃為大盜積者也知之不足恃也如此故嘗  
試論之世俗所謂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  
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齊  
國鄰邑相望雞狗之音相聞罔罟之所布耒耨之  
所刺方二千餘里闔四竟之內所以立宗廟社稷

刺 蓋以勸利土疾 土中ノゾト  
サシユ云云之乎あり



治邑屋州閭鄉曲者曷嘗不法聖人哉然而田成

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法聖人者法其迹耳夫迹者已去之物非應變

之具也奚足尚而執之哉執成迹以御乎無方無方至而迹滯矣所以守國而為人守之也所

盜者豈獨其國邪并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不盜其聖

法乃無以取其國也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

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則

是不乃竊齊國并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

身乎言聖法唯人所用未足以為全當之具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

至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至聖者有不為

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龍逢斬比干剖

萇弘脘子胥靡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言暴亂之

君亦得據君人之威以戮賢人而莫之敢亢者皆聖法之由也向無聖法則桀紂焉得守斯位而放

其毒使天下側目哉故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

何適而無有道邪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

也出後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

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五者所以禁盜而反為盜資也由是

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人之道

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



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信哉斯言斯言雖信而猶不可亡聖者由天下之知

未能都亡故須聖道以鎮之也羣知不亡而獨亡聖知則天下之害又多於有聖矣然則有聖之害

雖多猶愈於亡聖之無治也雖愈於亡聖故未若都亡之無害也甚矣天下莫不求利而不能一亡

其知何其迷故曰脣竭則齒寒魯酒薄而邯鄲圍

而失致哉 聖人生而大盜起。夫竭脣非以寒齒而齒寒魯酒薄非以圍邯鄲而邯鄲圍聖人

生非以起大盜而大盜起此自然相生必至之勢也夫聖人雖不立尚於物而亦不能使物不尚也

故人無貴賤事無真偽苟效聖法則天下吞聲而聞服之斯乃桀跖之所至賴而以成其大盜者也

措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夫聖人者天下之所尚也若乃絕其所尚而守其素朴棄其禁令而代以寡欲此所以措擊聖人而我素朴自全縱舍盜賊而

彼姦自息也故古人有言曰閑邪存誠不在善察息淫去華不在嚴刑此之謂也 夫川竭

而谷虛丘夷而淵實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竭川非以

虛谷而谷虛夷丘非以實淵而淵實絕聖非以止盜而盜止故止盜在去欲不在彰聖知 天下

平而無故矣。非惟息盜爭尚之迹故都去矣 聖人不死大盜不止

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將重聖人以治天下

而桀跖之徒亦資其法所資者重故所利不得輕也 爲之斗斛以量之則并

與斗斛而竊之爲之權衡以稱之則并與權衡而

竊之爲之符璽以信之則并與符璽而竊之爲之

仁義以矯之則并與仁義而竊之。小盜之所困乃大盜之所資而



也。何以知其然邪？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聖知邪？故逐於大盜，揭諸侯竊仁義，并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夫軒冕之賞，罰之重者也；重賞罰以禁盜，然大盜者又逐而竊之，則反為盜用矣。所用者重，乃所以成其大盜也。大盜也者，必行以仁義，平以權衡，信以符璽，勸以軒冕，威以斧鉞，盜此公器，然後諸侯可得而揭也。是故仁義賞罰者，適足以誅竊鉤者也。此重利盜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聖人之過也。夫跖之不可禁，由所盜之利重也。故絕盜在賤貨，不在重聖也。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

可以示人。魚失淵則為人禽，利器明則為盜資，故不可示人。彼聖人者，天

下之利器也。夫聖人者，誠能絕聖棄知，而反真物極，物極各真，則其迹利物之迹也。器

猶迹耳，可執而用曰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示利器於天下，故

絕聖棄知，大盜乃止。去其所資，則未施禁而自止也。擿玉毀珠，小

盜不起。賤其所寶，則不加刑而自息也。焚符破璽，而民朴鄙。除矯詐之

所賴者，則無以行其姦巧。掎斗折衡，而民不爭。夫小平乃大不平之所用也。

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外無所矯，則內全我朴，而

無自失之言也。擗亂六律，鑠絕竽瑟，塞瞽曠之耳，而天下

始人舍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而天



下始人含其明矣。夫聲色離曠，有耳目者之所貴也。受生有分，而以所貴引之，則

性命喪矣。若乃毀其所貴，棄彼毀絕鉤繩而棄規

矩，擺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故曰：大巧

若拙。夫以蜘蛛、蛤蟻之陋，而布網轉丸，不求之於工匠，則萬物各有能也。所能雖不同，而所習

不敢異，則若巧而拙矣。故善用用人者，使能方者為

方，能圓者為圓，各任其所能，人安其性，不責萬民

以工倕之巧，故眾技以不相能似拙，而天下皆自

能，則大巧矣。夫用其自能，則規矩可棄，而妙匠之

指可擺也。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攘棄仁義，而天下

之德始玄同矣。去其亂羣之率，則天下各復其朴，而同於玄德也。彼人含

其明，則天下不鏢矣。人含其聰，則天下不累矣。人

含其知，則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僻矣。

彼曾史、楊墨、師曠、工倕、離朱者，皆外立其德，而以

燔亂天下者也。此數人者，所稟多方，故使天下躍而效之，效之則失我，我失由彼，則

彼為亂主矣。夫天下之大患者，失我也。法之所無用也。若夫法之所

於所見，故眾目無不明，聽不過於所聞，故眾耳無不聰，事不過於所能，故眾技無不巧，知不過於所

知，故羣性無不適，德不過於所得，故羣德無不當。安用立所不逮於性分之表，使天下奔馳而不能

自反哉。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

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

盧氏、祝融氏、伏戲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



用之足以紀要而已甘其食美其服適故常甘當故常美若思夫侈靡則無時

慊矣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

老死而不相往來無求之至若此之時則至治已今遂

至使民延頸舉踵曰某所有賢者羸糧而趣之則

內棄其親而外去其主之事足跡接乎諸侯之境

車軌結乎千里之外至治之迹猶致斯弊則是上好知之過

也上謂好知之君知而好之則有斯過矣上誠好知而無道則天下

大亂矣何以知其然邪夫弓弩畢弋機變之知多

則鳥亂於上矣鉤餌網罟罾筍之知多則魚亂於

曰三則格木柵也捕兔者用之

水矣削格羅落罝罟之知多則獸亂於澤矣攻之愈密

避之愈巧則雖禽獸猶不可圖之以知而況人哉故治天下者唯不任知任知無妙也知詐

漸毒頡滑堅白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辯矣

上之所多者下不能安其少也性少而以逐多則迷也故天下每每大亂罪

在於好知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

所已知者不求所知而求所不知此乃舍己效人而不止其分也皆知非其

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善其所善爭尚是之所由生也

以大亂故上悖日月之明下燦山川之精中墮四

時之施惴栗之蟲肖翹之物莫不失其性甚矣夫

輕而之物墜也



佞

好知之亂天下也

夫吉凶悔吝生於動也而知之所動誠能搖蕩天地運御羣生

故君人者胡可

自三代以下者是已舍夫種種之

民而悅夫役役之佞釋夫恬淡無為而悅夫淳淳

之意淳淳已亂天下矣

淳淳以已誨人也

在宥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

宥使自在則治治之則亂也人之生也直

莫之蕩則性命不過欲惡不爽在上者不能無為上之所為而民皆赴之故有誘慕好欲而民性淫矣故所貴聖王者非貴其能治也貴其無為而任物之自為也在之也者恐天下

之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天下

不淫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

無治乃不遷淫昔堯

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焉人樂其性是不恬也

桀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是不愉

也夫堯雖在宥天下其迹則治也治亂雖殊其於失後世之恬愉使物爭尚畏鄙而不自得則同

耳故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也夫不恬不愉非德也非德也而可

長久者天下無之恬愉自得乃可長久人大喜邪毗於陽大

怒邪毗於陰陰陽并毗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

其反傷人之形乎使人喜怒失位居處無常思慮

不自得中道不成章

此皆堯桀之流使物喜怒大過以致斯患也人在天地之



中、最能以靈知喜怒、擾亂羣生、而振蕩陰陽也、故得失之間、喜怒集乎百姓之懷、則寒暑之和、敗、四時之節差、百度昏、於是乎天下始喬詰卓鷲、而後

有盜跖曾史之行、故舉天下以賞其善者不足、

乃善、故賞、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給、

故天下之大、不足以賞罰、自三代以下者、匈匈焉

終以賞罰為事、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

性命乃大足耳、夫賞罰者、聖王之所以當功過、非

以著勸畏也、故理至則遺之、然後至一可反也、而

明邪是淫於色也、說聰邪是淫於聲也、說仁邪是

助

亂于德也、說義邪是悖於理也、說禮邪是相於技

也、說樂邪是相於淫也、說聖邪是相於藝也、說知

邪是相於疵也、

性命之情之八者、存可也、亡可也、

天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乃始齿卷

而亂天下也、

下乃始尊之、惜之、甚矣、天下之惑也、

豈直過也、而去之邪、乃齊戒以言

之、跪坐以進之、鼓歌以舞之、吾若是何哉、

誤

音義陰作陰



去也乃珍貴之如此故君子不得已而臨莅天下莫若無為

無為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無為者非拱默之謂也直各任其自為則

性命安矣不得已者非迫於威刑也直抱道懷朴任乎必然之極而天下自安也故資以

身於為天下則可以託天下愛以身於為天下則

可以寄天下若夫輕身以赴利棄我而殉物則身且不能安其如天下何故君

子苟能無解其五藏無擢其聰明解擢則傷也尸居而

龍見淵默而雷聲出處語默常無其心而付之自然神動而天隨

神順物而動從容無為而萬物炊累焉若遊塵之自動吾

又何暇治天下哉任其自然而已崔瞿問於老聃曰不治

天下安臧人心老聃曰女慎無撻人心撻之則傷其自善也

人心排下而進上排之則下進之則上言其易搖蕩也上下囚殺無

排進乃安全耳淖約柔乎剛強言能淖約則剛強者柔矣廉劇彫琢其

熱焦火其寒凝冰夫焦火之熱凝冰之寒皆喜怒并積之所生若乃不彫不琢各

全其朴則何其疾俛仰之間而再撫四海之外風俗

之所其居也淵而靜其動也縣而天靜之可使如淵動之則係

天而踊僅四各聲之勢也債驕而不可係者其唯人心乎人心之變靡所不為

順而放之則靜而自通治而係之則昔者黃帝始以

仁義撻人之心夫黃帝非為仁義也直與物冥則仁義之迹自見迹自見則後世之



心必自殉之，是亦黃帝之迹，使物櫻也。堯舜於是乎股無肢，照無毛。

以養天下之形，愁其五藏，以為仁義，矜其血氣，以

規法度，然猶有不勝也。堯於是放讜，堯於崇山，殺

三苗於三峽，流共工於幽都，此不勝天下也。夫施

及三王，而天下大駭矣。夫堯舜帝王之名，皆其迹耳，我寄斯迹，而迹非我也。

故駭者，自世世彌駭，其迹愈粗，粗之與妙，自塗之

夷險耳。遊者豈常改其足哉？故聖人一也，而有堯舜湯武之異，明斯異者，時世之名耳，未足以名聖

人之實也。故夫堯舜者，豈直堯舜而已哉？是以雖有矜愁之貌，仁義之迹，而所以迹者，故全也。下有桀跖，上有曾史，而儒

墨畢起，於是乎喜怒相疑，愚知相欺，善否相非，誕

琢

信相譏，而天下衰矣。莫能齊於自得大德不同，而性命爛

漫矣。立小異而不止於分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知無涯而好之

故無以供其求於是乎鉞鐸制焉，繩墨殺焉，椎鑿決焉。彫

性命遂至於此天下脊脊大亂，罪在櫻人心，故賢者伏處

大山，嵒巖之下，而萬乘之君憂慄乎廟堂之上。夫故

任自然，而居當則賢，愚襲情而貴賤履位，君臣上下莫匪爾極，而天下無患矣。斯迹也，櫻天下之心，

使奔馳而不可止，故中知以下，莫不外飾其性，以眩惑眾人，惡直醜正，蕃徒相引，是以任真者失其

據，而崇偽者竊其柄，於是主憂於上，民困於下矣。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

楊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而儒墨乃始離歧攘

脚



臂乎桎梏之間，意甚矣哉，其無愧而不知恥也甚

矣。由腐儒守迹，故致斯禍，不思捐迹反一，而方復

吾未知聖知之不為析楊，檟摺也。仁義之不為桎

梏，鑿枘也。析楊以桎摺為管，而桎梏以鑿枘為用，

聖知仁義者，遠於罪之迹也。迹遠罪，則

民思尚之，尚之則矯詐生焉。矯詐生，而禦奸之器

不具者，未之有也。故棄所尚，則矯詐不作。矯詐不

作，則析楊檟摺廢矣。何鑿枘桎梏之為哉？焉知曾史之不為桀跖嚙矢

也。嚙矢，矢之猛者，言曾史為桀跖之利用也。故曰：絕聖棄知，而天下大

治。去其所黃帝立為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聞廣

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於

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

以養民人。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羣生，為之奈何？廣

成子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問至道之精，而所

欲官者，物之殘也。不任其自爾，而欲官之，故殘也。自而治天下，雲

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益以

荒矣。而佞人之心，翦翦者，又奚足以語至道？黃帝

退捐天下，築特室，席白茅，間居三月，復往邀之。廣

成子南首而臥，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

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

至道？



久長廣成子蹙然而起曰善哉問乎人皆自修而不治天下則

天下治矣來吾語女至道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故善之也

道之極昏昏默默窈冥昏默皆了無也夫莊老之所以屢稱無者何哉明生物者

無物而物自生耳自生耳非無視無聽抱神以靜為生也又何有為於已生乎

形將自正忘視而自見忘聽而自聞必靜必清無則神不擾而形不邪也

勞女形無搖女精乃可以長生任其自動故問目靜而不天也

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女神將守形形乃長

生此皆率性而動故長生也慎女內全其真也閉女外守其分也多知為

敗知無崖故敗我為女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

原也為女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夫極

陰陽之原乃遂於大明之上入於窈冥之門也天地有官陰陽有藏但當任之

慎守女身物將自壯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修

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常衰取於盡性命之極極長生之致耳身不天

乃能及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天無為也

廣成子曰來余語女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為終

彼其物無測而人皆以為極徒見其一變也得吾道者上

為皇而下為王皇王之稱隨世之上下耳其於得通變之道以應無窮一也失

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為土失無窮之道則自信於一變而不能均同上下

土



故俯仰

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故余將去

女

土無心者也生於無心故當反守無心而獨往也

入無窮之門以遊無

極之野

與化俱也

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為常

都在也

當我緝乎遠我昏乎

物之去來皆不覺也

人其盡死而我獨

存乎

以死生為一體則無往而非存

雲將東遊過扶搖之枝而適

遭鴻蒙鴻蒙方將拊脾雀躍而遊雲將見之倘然

止贊然立曰叟何人邪叟何為此鴻蒙拊脾雀躍

不輟對雲將曰遊雲將曰朕願有問也鴻蒙仰而

視雲將曰吁雲將曰天氣不和地氣鬱結六氣不

調四時不節今我願合六氣之精以育羣生為之

奈何鴻蒙拊脾雀躍掉頭曰吾弗知吾弗知雲將

不得問又三年東遊過有宋之野而適遭鴻蒙雲

將大喜行趨而進曰天忘朕邪天忘朕邪再拜稽

首願聞於鴻蒙鴻蒙曰浮遊不知所求

而自得也

狂不知所往

而自得也

遊者執掌以觀無妄

夫內足者舉目

皆自朕又何知

以斯而

雲將曰朕也自以為猖狂

正也

而民隨予所往朕也不得已於民今則民之放也

夫乘物非為迹而迹自彰猖狂非招民而民自往故為民所放效而不得已也願聞一言



鴻蒙曰亂天之經逆物之情玄天弗成

若夫順物性而不治

則情不逆而經不亂解獸之羣而鳥皆夜鳴

所以離其

**止一作昆**

靜也災及草木禍及止蟲

皆坐而受害也

意治人之過也夫雲將曰然則吾奈何鴻蒙曰意毒哉

治之迹亂之所由生也言治人僊僊乎歸矣

僊僊坐起之貌嫌不能

曰吾遇天難願聞一言鴻蒙曰意心養

夫心以用傷則養心

者其唯不用心乎汝徒處無爲而物自化墮爾形體吐爾

聰明倫與物忘

理與物皆不以存懷而聞付自然則無爲而自化矣大同乎

泮溟與物無際解心釋神莫然無魂坐忘任獨萬物云云各

關

復其根各復其根而不知不知而復乃真復也渾渾沌沌終

身不離渾沌無知而任其自復乃能終身不離其本也若彼知之乃是離

之知而復之與復乖矣無問其名無闕其情物故自生闕問則失

其自生也雲將曰天降朕以德示朕以默躬身求之乃

今也得知而不默常自失也再拜稽首起辭而行世俗之人

皆喜人之同乎已而惡人之異於已也同於已而

欲之異於已而不欲者以出乎衆爲心也心欲出羣爲衆

夫以出乎衆爲心者曷常出乎衆哉衆皆以出衆爲心故所

以爲衆人也若我亦欲出乎衆則與衆無異而不能相出矣夫衆皆以相出爲心而我獨無往而不

疏本撰  
作傳  
從可



同乃大殊於衆、因衆以寧。所聞不如衆技衆矣。吾

而爲衆主也、人之所聞不如衆技多、故因衆則寧也。而欲爲人之

國者、此攬乎三王之利而不見其患者也。夫欲爲人之國

者、不因衆之自爲、而以己爲之者、此爲徒求三王

主物之利而不見己爲之患也。然則三王之所以

利、豈爲之哉、因天下之自爲而任耳。此以人之國僥倖也。幾何僥倖

而不喪人之國乎、其存人之國也、無萬分之一、而

喪人之國也、一不成而萬有餘喪矣。已與天下相因而成者也、今

以一已而專制天下、則天下塞矣、已豈通哉、故一身既不成、而萬方有餘喪矣。悲夫、有土者之不知也、夫有土者有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

以物物、不能用物、而爲物用、卽是物耳、豈能物而物哉、不能物物、則不足以有大物矣、而

不物故能物物、夫用物者、不爲物用也、不爲物用、斯不物矣、不物故物天下之物、使

各自得也、明乎物物者之非物也、豈獨治天下百姓而

已哉、出入六合、遊乎九州、用天下之自爲、故馳萬物而不窮、獨往

獨來、是謂獨有、人皆自異、而已獨羣遊、斯乃獨往、獨來者也、獨有斯獨、可謂獨有矣、

獨有之人、是之謂至貴、夫與衆玄同、非求貴於衆、而衆人不能不貴、斯至貴

也、若乃信其偏見、而以獨異爲心、則雖同於一致、

故是俗中之一物耳、非獨有者也、未能獨有、而欲

饕竊軒冕、冒取非分、衆豈歸之也哉、故非至貴也。大人之教、若形之於影、

聲之於響、百姓之心形聲也、大人之教影響也、大

人之於天下、何心哉、猶影響之隨形聲

也、

也、



耳有問而應之盡其所懷使物之所懷為天下配

問者為重處乎無嚮寂以待物行乎無方隨物轉化挈汝適

復之撓撓撓撓自動也提挈萬物使復以遊無端

與化俱出入無旁女同與日無始與日新俱頌論

形軀合乎大同其形容與大同而無已有已則不

無已惡乎得有有天下之難無者已也已既覩有

者昔之君子能美其名者耳覩無者天地之友覩無則任

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其

性而任之則治反其性而凌之則亂夫民物之所

者尊此必匿而不可不為者事也夫事藏於彼故

然之符也但當因任耳麤而不可不陳者法也法者妙事之

迹麤而不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當乃居之親而

不可不廣者仁也親則苦偏故節而不可不積者

禮也夫禮節者患於係一故中而不可不高者德

也事之下者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事之難者雖

雖中非德一而不可不為者天也執意不為雖神故聖人

觀於天而不助順自為成於德而不累自然與出

於道而不謀不謀而一會於仁而不恃特則薄於

中而不可不為者事也  
夫事藏於彼故  
然之符也  
但當因任耳  
麤而不可不陳者法也  
法者妙事之  
迹麤而不  
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  
當乃居之  
親而  
不可不廣者仁也  
親則苦偏故  
節而不可不積者  
禮也  
夫禮節者患於係一故  
中而不可不高者德  
也  
事之下者  
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  
事之難者雖  
雖中非德  
一而不可不為者天也  
執意不為雖神  
故聖人  
觀於天而不助  
順自為  
成於德而不累  
自然與  
出  
於道而不謀  
不謀而一  
會於仁而不恃  
特則薄於



義而不積

率性居遠非積也

應於禮而不諱

自然應禮非由忌諱接

於事而不辭

事以理接能否自任應動而動無所辭讓

齊於法而不亂

御粗以妙

恃於民而不輕

恃其自為耳不輕用也

因於物而

不去

因而就任之不去其本也

物者莫足為也而不可不為

夫

者豈以足為故為哉自體此為故不可得而止也

不明於天者不純於德

不明自然則有為有為而德不純也

不通於道者無自而可

不能虛已以待

物則事

不明於道者悲夫何謂道有天道有人道

無為而尊者天道也

在上而任萬物之自為也

有為而累者人

道也

以有為為累者不能率其自德也

主者天道也

同乎天之任物則自然居

物上臣者人道也

各當所任

天道之與人道也相去遠矣

君任無為而委百官百官有所司而君不與焉二者俱以不為而自得則君道逸臣道勞勞逸之際

不可同日而論之也

不可不察也

不察則君臣之位亂矣



注二致一本作一教二致蓋謂天地二儀乎必  
又謂以偏見同交是非乎  
○今按謂天地一指万物一區之事也

○道行之成物理之而成  
○物行之而五物是之也然後善  
齊物論亦有此語

不用 甯謔庸 言身之故  
不為用 十三 世下出未及下  
用 二



